



浙江文獻集成

盧文弨全集

〔清〕

盧文弨

撰
主編



浙江大學出版社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儀禮注疏詳校卷第一

盧文弨輯

士冠禮第一

鄭目錄云童子任職居士位

而冠

吳東壁云據此注主人以爲冠也父命之相合比曲

四十

始仕童子安得居士位沈云記

猶士

也蓋以下太子入學受教即過

回指

未仕者而此爲未

仕者

加冠之禮可

第四冊 儀禮注疏詳校

侯

天子之上朝服皮弁



盧文弨全集

儀禮注疏詳校

第四冊



〔清〕盧文弨 撰
陳東輝 主編

儀禮注疏詳校

陳東輝

彭喜雙

校點

整理說明

《儀禮注疏詳校》不同於盧文弨的一般校勘之作，而是既有校勘內容，也有研究心得，在一定程度上業已具備著作之性質。該書繁徵博引，創獲迭見，學術價值甚高。清代著名禮學家凌廷堪在為該書所作的「序」中評曰：「先生此書，則自宋李氏《集釋》而下，所引證者數十家。凡經注及疏，一字一句之異同，必博加考定，歸於至當。以云『詳校』，誠不虛也。」誠如孫欽善在《中國古文獻學史簡編》（高等教育出版社，二〇〇一年）第五六六頁所指出的那樣，該書校勘、糾謬並重，而且將糾謬釋疑（即定立說之是非）看得比訂訛正誤（即校底本之是非）更高一層。在大量校勘實踐之基礎上，盧文弨還善於理論總結。

當然，《儀禮注疏詳校》也存在一些不足之處。前人已多有論及。但我們認為，曾受業於盧文弨的清代著名學者嚴元照在其所撰的《悔菴學文》卷六《書儀禮注疏詳校

後》中，對《儀禮注疏詳校》之要求過於苛刻。《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經部》對《儀禮注疏詳校》之成就幾乎沒有涉及，而用較多篇幅指出了它的問題（其實，有的可以商榷，有的則帶有偏見），然後指出：「文弨精校勘之學，是書非其極詣，然句櫛字比，功亦未可沒矣。」（中國科學院圖書館整理：《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中華書局，一九九三年，第五〇三頁。）這一結論雖然較之嚴元照公允，但總體評價還是偏低。我們覺得《清儒學案》中的《抱經學案》之評價較為妥當，該書云：「先生撰《儀禮詳校》，謂鄭注亦不能全是，後儒掎摭確然有當者，以小字綴於下。賈疏本多謬澀，傳寫彌復滋譌，朱子《通解》，或潤色其辭，或增成其義，有採用者，必明注其下，俾不至全失本文。宋、元以來，至同時諸賢，有所發明者，輒一稱引及之。嚴元照頗致譏焉，然先生校書，不墨守一家，不專主一說，惟善之從，冀以求經指，便後學，其指趣然也。」（徐世昌等編纂：《清儒學案》卷七十二，中華書局，二〇〇八年，第二七八七頁。）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上海圖書館藏有盧文弨《儀禮注疏》批校本。該批校本已被列入《第三批上海市珍貴古籍名錄》，著錄如下：儀禮注疏十七卷，（漢）鄭玄注，（唐）賈公彥等疏，（唐）陸德明音義，清乾隆四年武英殿刻十三經注疏本，清盧文弨校並跋，清黃彭年、黃嗣東跋。我們認為，批校本與《儀禮注疏詳校》並非原本與定本之關係。批

校本的校語也沒有全部吸納入《儀禮注疏詳校》（許多校語也無必要吸納入《儀禮注疏詳校》）。《儀禮注疏詳校》之內容遠較批校本豐富，在校勘上更加謹嚴。批校本充分展示了盧文弨四十餘年批校一經的孜孜不倦精神，具有珍貴的文物價值。而《儀禮注疏詳校》作為盧文弨校勘和研究《儀禮》的最終成果，則代表了盧氏在這一領域的最高水平。同時，在今天看來，因為有了《儀禮注疏詳校》，所以批校本之學術價值並不突出。再加上批校本乃上海圖書館珍藏之善本，只能在館內電腦上閱覽該書的掃描文檔，無法複印。有鑒於此，我們未將批校本作為校點《儀禮注疏詳校》之參校本。

《儀禮注疏詳校》共計十七卷，有《抱經堂叢書》本（清乾隆六十年刻）、《百部叢書集成》影印《抱經堂叢書》本、《續修四庫全書》影印《抱經堂叢書》本、《叢書集成初編》據《抱經堂叢書》排印本，我們以《續修四庫全書》本為工作底本，以《叢書集成初編》本為參校本。

儀禮注疏詳校序

抱經先生纂《儀禮注疏詳校》成，將以授梓，以廷堪嘗從事於是經也，命之作序。廷堪按：《儀禮》一經，明監本及汲古閣本，舛誤特甚。崑山顧氏、濟陽張氏，既據開成石本，校正其經文矣。校鄭注者，則有休寧戴氏。并校賈疏者，則有嘉定金氏。戴氏所據者，小字宋本、嘉靖重刻相臺本。金氏所據者，明鍾人傑本、陳鳳梧本，至于所校賈疏，惟據《經傳通解》一書而已。先生此書，則自宋李氏《集釋》而下，所引證者數十家。凡經注及疏，一字一句之異同，必博加考定，歸于至當。以云「詳校」，誠不虛也。其經文，於顧氏、張氏所校之外，如《大射儀》「負侯許諾」節「如初去侯」，據歙縣汪氏，以爲「去侯」二字疑衍；《聘禮·記》「所以朝天子」節「朱白蒼」下，據戴氏，以爲仍當有「朱白蒼」三字；《既夕·記》「男女改服」四字，據金氏，以爲從《大記》誤入；《特牲饋食禮》「賓坐取鬴還東面拜」，據戴氏，以爲「拜」字誤衍等，皆確不可易。而注文，《大射儀》脫者六

節，《公食大夫禮》以疏文誤入者二節，竝多至百許字，尤爲有功於鄭氏。疏文，則據魏氏《要義》等校正，亦有多出於金氏者。後之治是經者，執此而求，不翅暗室之一燈，大水之一樹矣。又《士冠禮》「贊者盥于洗西」，案疏云「盥于洗西無正文」，引《鄉飲酒禮》以爲知在洗西，則經文無「于洗西」三字可知。《燕禮》「主人盥洗」節「賓降筵北面荅拜」，案疏以「賓受獻」訖，立于序內，未有升筵之事，謂「降筵」爲誤，誠然。今以《大射儀》經文校之，「賓降筵」三字，當作「西階上」三字。蓋《大射》之前即《燕禮》，故此節經文全與《大射》同，唯此三字異。而鄭注亦與《大射》略同，無「降筵」之說。則鄭氏所見經文，本非「賓降筵」字可知。《少牢饋食禮》「佐食遷所俎于阼階西」節「脊脅肺肩在上」，案禮之通例，肩貴體，不當在脊脅之下。濟陽張氏云：「上文已言肩，不當重出，且遺『胃』字，則『肩』字即『胃』字之誤。」今詳疏意，亦當作「胃」字，然則唐初本尚是「胃」字也。此三條皆廷堪尋繹疏文而得者，其「盥于洗西」節，已竊幸與先生合，其後二條，未審尚可采擇焉否也。廷堪淺學，以附名簡末爲榮，故不辭而爲之序。至于其徵引之廣，刊定之嚴，不使敖繼公臆爲增改者闌入焉，則深於禮經者自知之，無俟廷堪之頌揚也。

乾隆六十年，歲次乙卯，歙縣後學凌廷堪次仲氏拜序。

自序

乾隆庚申之歲，吾師桑弢甫先生講學於湖上之南屏，秀水盛庸三世佐實從之遊。余館於城中，不能與共學，而往還恒數焉。見其手《儀禮》一經，裒衆解而研辨之，於其節次，亦時有更易，以其所爲說質於先生，定而後，各條疏於經文之下。余見而好之，亦欲從事於斯，而家無此書，遂輟不爲。庸三以戊辰成進士，余時亦在京師，因索其向所著，則已褻然成書，因得縱觀焉。歎其精鑿，實有出於昔人之上者。顧其文繁，力不能倩人鈔錄。庸三既得滇南縣令缺，旋出京。蓋余之於此經，其萌芽實於是乎始。後更無有人相爲提唱者，則亦遂已。庚子，入京，晤程載園太史晉芳，言於此經已得十一家之本，將爲之甄綜而疏通之，則又躍躍然以喜。是時余年六十有四，距庚申已四十年，稍得見諸家之本，往往有因傳寫之譌誤，而遂以訾鄭、賈之失者，於是發憤，先爲《注疏》校一善本，已錄成書矣。既而所見更廣，知鄭、賈之說，實有違錯。凡後人所駁正，信有

證據，知非憑臆以斬勝於前人也，因復亟取而件繫之。向之訂譌正誤，在於字句之間，其益猶淺，今之糾謬釋疑，尤爲天地間不可少之議論，則余書亦庶幾不僅爲張淳、毛居正之流亞乎。夫前人有失，後人知而正之，宜也。若其辭氣之間，有不當過於亢厲者，此則微爲削之。今定書之摠名，惟曰《儀禮注疏詳校》，不加以辨駁之辭。若是，庶無得罪於先賢乎。庸三之書，名曰《集解》。滇之大吏，委以解銅，至儀徵而卒，遂無從更見其書。此書僅載一兩條，猶是昔年之錄於簡端者也。戴園相晤之明年，余至山西，旋聞其卒於秦中，所欲爲者，殆亦未就。獨余以不肖軀尚留世間，今年已七十有九矣，回憶南屏初見是書時，去之五十餘年，而始得成是編，不可謂非幸也已。

乾隆六十年，歲在乙卯六月，仁和後學盧文弨書。

鑒定并參校捐梓姓氏

大興朱珪石君

嘉善謝墉金圃

錢塘梁同書山舟

大興翁方綱覃谿

嘉定錢大昕莘楣

鎮洋畢沅秋帆

南康謝啟昆蘊山

仁和孫志祖頤谷

江都秦恩復敦夫

湘潭張力行顧堂

儀禮注疏詳校 鑒定并參校捐梓姓氏

桐鄉金德興雲莊

金壇段玉裁懋堂

嘉定李賡芸許齋

高郵劉台拱端臨

歸安丁杰小雅

歙縣凌廷堪次仲

海寧吳騫槎客

浦江戴殿海瀛三

吳江楊復吉列歐

歙縣鮑廷博以文

烏程沈青達夫

上元孫祖瑞嘉五

上元孫邦杰漢賢

上元孫瀛葆貞

海寧陳鱣仲魚

蘇州袁廷禱又愷
烏程嚴元照久能
海寧錢馥廣伯
蕭山徐鯤北溟
休寧陳兆麒仰韓
武進李兆洛紳琦
杭州金泳惺荈
嘉興葛雄圖書勳
仁和王崇本復初
仁和韓文潮駕虹
蘭谿柳兆勳書旂

儀禮注疏詳校所稱引

陸云 德明，元朗。《釋文》，亦稱《音義》。

石經 所稱皆「開成石經」。

張云 淳，忠甫。《識誤》。

李云 如圭，寶之。《集釋》。

朱子 元晦。《經傳通解》。

黃云 榦，直卿。《通解續》。

楊云 復，茂才。《圖》。

魏云 了翁，華父。《要義》，載溫本異同。

敖云 繼公。《集解》。^{〔一〕}

〔一〕 敖繼公《集解》，文淵閣《四庫全書》中作《儀禮集說》。

今上欽定義疏

乾隆四年校刊官本內有出姓名者

吳云 紱，方來，宜興。

程云 恂，燕侯，休寧。

周云 學健，力堂，新建。

本朝諸家

稷若云 張爾岐，濟陽（有姓重者，稱字以別之）。《鄭注句讀》。

方云 苞，體生，靈皋，桐城。《析疑》。

東壁云 吳廷華，錢塘。《疑義》（至《覲禮》止，以下未得見）、《句解》。

惠云 棟，定宇，元和。《古義》（有校本）。

盛云 世佐，庸三，秀水。《集解》。

浦云 鏜，聲之，嘉定。《正字》。

金云 曰追，璞園，嘉定。《正譌》。

戴云 震，東原，休寧。說附《集釋》。

柘田云 金榜，歙縣。簡端。

汪云 肇漜，稚川，黟縣。《附識》。

凡例

《儀禮》一書，自宋已來，相傳之注疏，已有譌錯。如朱子《通解》、黃勉齋《通解續》、楊信齋《圖》、魏華父《要義》所引，亦與今本大概相同。

今上乾隆四年，重雕《十三經注疏》，而《儀禮》一書，尤極審正。一切字畫，悉依正體，凡舊本之錯誤，多所改定。又欽定《儀禮義疏》并《圖》，頒行學官，於舊人之說，其是者慎擇而取之，非者詳辯而斥之，闢荊榛而示以周行，學者始得所遵循而無惑矣。今所引證，多本於是。

鄭注是者固多，然亦不能全是；賈疏宗主鄭說，即有參之前後而不合、證之他經而亦岐者，亦必依違其間，曲爲之解。近來桐城方氏、錢塘吳氏，亦頗掎摭其失，今採其確然至當者，以小字綴之於下，論之駁者，不具錄也。

賈疏本多贅澀，傳寫彌復滋譌。朱子《通解》一書，細爲爬梳，或潤色其辭，或增成